

王乃壯盦集

主  
題  
歌  
詞  
歌  
詞

王乃壮书画集

署作人



中国水墨·艺术家丛书

主编 刘 淇

王乃壮书画集

笑作人



中国水墨·艺术家丛书

主编 刘 淇



王乃壮，号静敛斋主，寒山稚子。浙江杭州人。祖父王福盦为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。现为中国美术协会理事、中国现代书画学会艺术顾问。

1947年入读刘海粟氏创建之上海美专。1949年转入北平艺专得徐悲鸿亲授，并得吴作人氏传授油画色彩。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，同年受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。1960年拜李苦禅学习水墨大写意及书法。作品追求新意，具有粗犷浑厚，精致典雅，深沉耐看的风格。

作品曾在美国、日本、丹麦、荷兰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等地展出，被多家艺术品机构收藏。

# 羚羊挂角 老黑出林

文·王学仲

乃壮是我的健在老同学、老画友了。志同道合地在美术界闯荡到古稀之年，弥足珍惜，当他整理个人的回顾展时，我作为一个知情者想说几句话。

王乃壮的画经历了他的三部曲，即传统中国书画—西洋油画、水彩—中西合璧的墨彩画。这也可以说是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，我想他所回顾的，也应该是这三个阶段吧。

王乃壮出身于杭州的翰墨世家，他的祖父王福庵是一代治印大家，乃壮自幼濡染翰墨，虽说是艺术的启蒙教育，但打下的是中国艺术的地基。

青年时代的乃壮学于刘海粟、徐悲鸿，画出一笔漂亮的油画、水彩画，被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和戴念慈选拔为该校的美术教师。

乃壮尤其喜爱高更的油画，对西方绘画学派的理论及多变的画坛，他都进行了研究。他有点像李叔同的突然参禅悟道一般，忽然得到了一些悟解，从此甩开了油画颜料，向水墨画皈依。他从李苦禅学习写意花鸟画，真是佛家善于变相，如同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”的画手。

乃壮的最后皈依，是他自己开辟的园地，水墨与粉彩交错的墨彩画。他用这种画法，既画花鸟，也画佛像，画山水也画人物。乃壮笔下所写的乃是“一片野逸与禅心”，这种禅心来自于大自然的观察与写生的大量积累。如他笔下的《林间夜月》与《古寺飞瀑图》，只是写心中的灵境，已经毫不考虑到用什么方法，使用哪种技巧了，而其中又精炼了多种绘画和名作，比如高更、毕加索、徐渭、虚谷、

梁楷等中西画家的影子。从绘画形式上看，也说不清他是从油画、水彩中来，还是从中国画、水粉画中来。他是个多面手，技法上五花八门，很难定性在某一种样式上，所以我说他真是羚羊挂角。羚羊被猎人追急了，用角挂在树枝上，猎人于是乎看不到它的存在了，而这正是王乃壮的画。你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及哪家笔法画的，因为他本身已高挂在树梢上了。

徐悲鸿改革中国画时，提出了“彩墨画”这一名词，而我对王乃壮的新作称之为“墨彩”，这是因为王乃壮是以墨为主调、以彩为辅助的。若以西洋画技法而论，乃壮是深谙色彩冷暖变化原理的，然而乃壮的绘画观念变了，这些已远远满足不了他所追求的“元气”和“禅气”，甚至是“野逸气”。十余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撰文，就强调绘画的野逸性。为何不去画洋房和汽车，而去画那茅房、老牛和毛驴，不画城市而画山野，这就是绘画的意象，是注重野逸的，而不是看重现代化。

如今的乃壮，已是年过八旬的老翁，我劝他说：“挂角挂到何时，不如老黑出林，亮一下你的禅气和野气。”这次出版的山水画“朝朝不见日，岁岁不知春”是属于石涛所说的“野战法”画成，笔苍墨茫，三淙细流，如佛家灌顶，看到觉得世界清凉，说明他既可以拟古似古，又可与西方的某些前卫新潮相衔接。有时我看到乃壮的骨子里还是很古典的，但艺术的无情规律是创意，而不是模仿，所以乃壮宁肯俯首学古学洋，放眼于高更、塞尚，却不愿意随着行为主义的前卫派呐喊。北京能有这样一位既不是盲目单纯回归古典，又不去画一些不可解的中国谜语画的人，实为难得！

# 知其白 守其黑

——访艺术家王乃壮

时间：2012年6月18日

地点：王乃壮画室<山野祥居>

人物：王乃壮、刘淇

**刘淇（以下简称刘）：**您从事艺术事业这么久，您画国画也画过油画，中国的传统艺术与西方的现代艺术对您可能都产生了影响，请谈谈您的感受和体悟？

很少？就是这个道理，现在这个社会名利思想很严重，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，有的人抵御不了这些，只看眼前的利益而无时间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，所以画的格调也只能停止不前，甚至倒退。

对于艺术，我的主张要多吸收，少支出。一生中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是要在读书、看画、走山访水，参观一些国内的、国外的艺术名作，是一种游艺学习的状态。而付出，百分之三十就好，不要全部付出，艺术家不要透支，透支等于拔苗助长，失之根基。不断的吸收，吸收十分用三分，画的内涵慢慢就会提升，这就叫厚积薄发，积累了很多，用一点点，剩下的要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慢慢的生发出来，像黄宾虹晚年的画，八十九到九十一岁是个高峰期，黄宾虹说，“要想大器晚成，只有长寿”。如果六七十岁不在了的话，笔墨功夫就到不了一个新的境界，笔墨功夫如达不到炉火纯青那画就不好看。徐悲鸿去世的早，如果再能多画一二十年，他的画还能前进一大步。

**刘：**相对来说学问还是决定一个人的整体素养的，包括绘画。

**王：**学问是逐渐积累的，积累的多了，还能吸收，还能表达出来，画出来的东西才会好看，现在很多人不经过读书的过程与学问的积累就拿起毛笔画写意画，画出来的作品就很不耐看，黄苗子的夫人郁风曾经说“一张好画第一眼看是不好，第二眼看还能接受，第三眼看就离不开这张画了，这才是好画”。

**刘：**您把西画中用以后领悟到中画与西画之间的有些很微妙的联系，你是如何运用的？

**王：**因为我是学油画出身，我的强项就是色彩感特别好，很多跟我学国画的学生学过一段时间后就对我说“老师我学不下去了，

我画您这样的画都是黑呼呼的”，这就是色彩掌握不好。我的色彩是受吴作人的影响，吴作人的色彩很了不起，所以学过西洋画再学中国画就更能体现好色彩，而且丰富，纯水墨显得很单薄，缺少一种厚重感，吴作人以前说一张好画就是素描加色彩，素描的功力要到位，色彩又掌握的很好，才能画出一张好画。

**刘：**中国画中讲究六法，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、传移摸写，这和西画还是有相似之处的。

**王：**油画是素描加色彩，西方的古典画，一幅画面里画很多人体或人物，各种不同角度和姿势，中国画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不及的，中国的水墨画在欧洲打不开市场，人家觉得我们的画太简单，卢浮宫里挂的那些画，看后觉的很厉害，达维画的拿破仑加冕，墙面大的一张画，上百个人，穿着各异，中国画画不了这样的。所以说中国画跟西洋画是两个体系，中国画讲究内涵，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哲理，西洋画是在感官上对你的刺激，所以我从西洋画里面吸收到很多东西丰富到中国画里面，这条路是比较宽阔的一条路，能让我的画走得更远一点，我觉的这是对的。

**刘：**您有四位老师，受哪位老师的影响最大呢？

**王：**我四位老师都有独到之处，刘海粟使我学到了气势，刘海粟画的黄山跟别人画的不一样，所见非所画，但是他的气势很大，刘海粟之所以能活到九十九岁，就是因为心境开阔。我从徐悲鸿那学到了扎实的素描功夫，1949年我师从徐悲鸿，他每个礼拜都检查学生的作业，他不只让我们对着对象画，还要求默画，要把画的画默记下来，所以跟着他学到了扎实的素描功夫。吴作人那学到色彩，

他的色彩在中国画家里面是屈指可数的。李苦禅那里学到了笔墨。最重要的四点我都学到了，科班出身的优越性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，吸收众家之长为己所用，才能让自己的艺术更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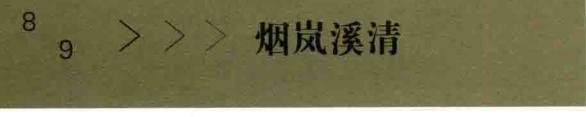
**刘：**老师在画家里算是全能了，山水、人物、佛像、花鸟、白描、书法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，在这里我想问您对画佛像的初衷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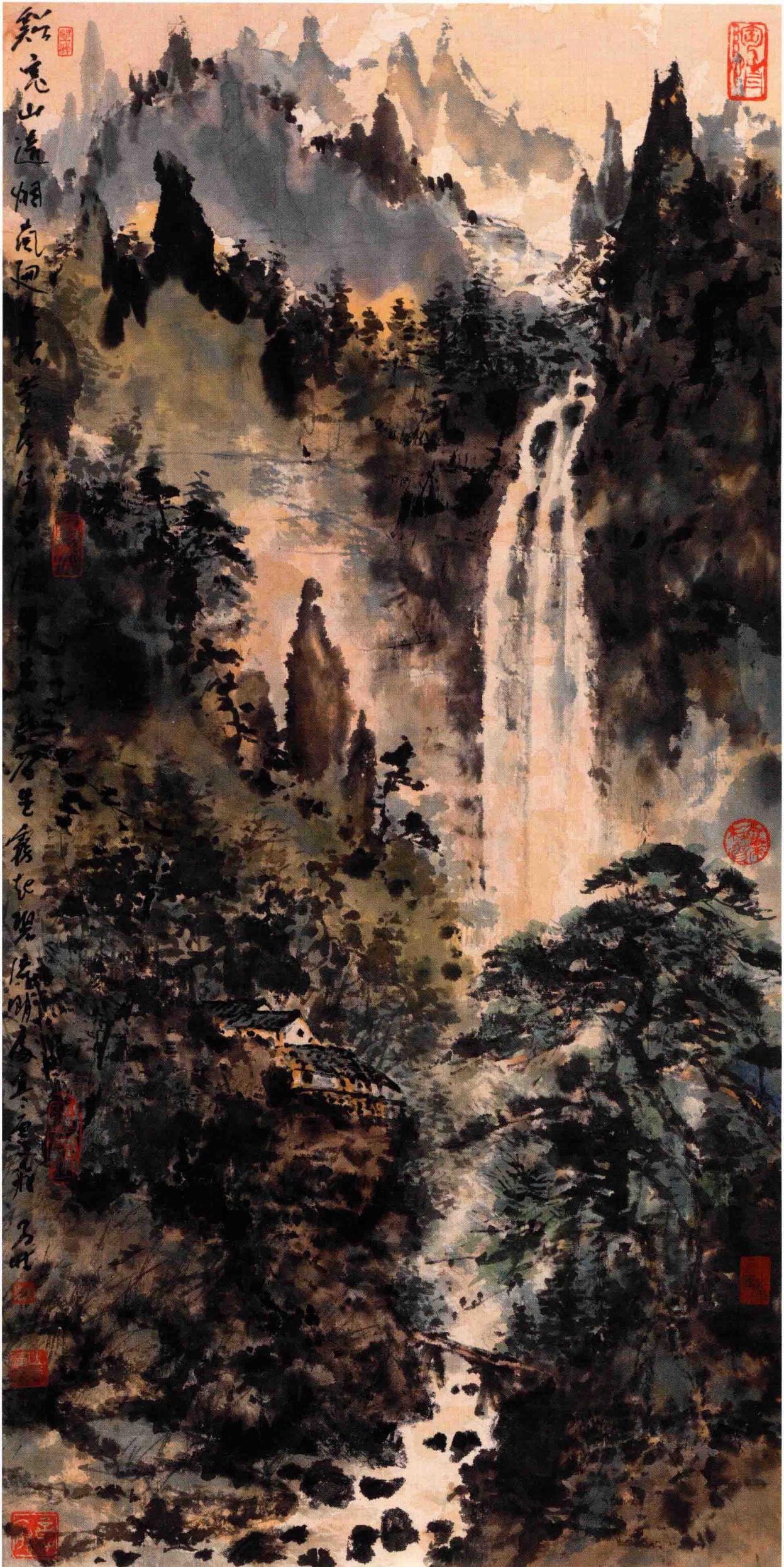
**王：**我曾到龙门石窟、云冈石窟去参观，那些造像真的很漂亮，这么美的东西不是很多人能看到的，而且经过时间的侵蚀保留下来的越来越少，所以我就想把它们画下来，通过写生、再造像最后形成我独有的画风，摆脱了宗教佛像那种死板，而融入了生活中对人物的美感，这样的佛像审美度就很高了。作为艺术家要不断追求高境界的美，长时间的积累并通过艺术释放出来，让大家得到愉悦，这是一位艺术家应该做的事。要积累要释放，更要厚积薄发，我买了很多佛像的书，有的书到现在还不敢碰，那里面的色彩是上千年时间所赋予的，这就是建筑与造像的美，它通过时间的侵蚀风化而发生变化，对色彩的掌握不到一定的高度是画不出来的，还要再学习、再积累，艺术是实打实的东西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

**刘：**您已经这个年龄了，能有精力并静下心来画画，这很难得。

**王：**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画画了，身外之物都不能让自己冲动了，只能在艺术上突破自己。到外面多走走，多看看，画出什么样的画来才算是突破？要做到心里有底，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，世界上又有那么多好的艺术，在绘画这条道路上，要看的、要学的、要做的事还很多，尽力而为吧！

# 图 版





<sup>10</sup>  
<sub>11</sub> >>> 山林脱尘俗

山林肥墨傳學物最清也。張大千畫於嘉陵江畔見宋陳淳此

山高

